

日常生活性视角下的哥本哈根城市广场研究

The Study on Copenhagen Urban Plaz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aily Life

文 / 郝桐 王明非

Hao Tong Wang Mingfei

作者简介

郝桐 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硕士研究生
(通讯作者)

王明非 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ABSTRACT

文章试图构建一种从日常生活性理论出发的研究视角,突破以往主体讨论客体的传统模式,以哥本哈根老城区内三个充满城市活力的广场为研究对象,分别从其平面及空间构成特征和物质空间中人的行为活动两个方面分析,归纳总结出哥本哈根城市广场空间对人的交往活动产生影响的几个方面:广场尺度、围合度、交通可达性、围合建筑底界面的功能和开放程度,以及广场内亲切的局部小环境的构建,进而对后来的广场设计提供借鉴意义,使广场设计真正对人的生活和交往产生积极的作用。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onstruct a research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daily life, breaking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mode of subject discussing object. Taking the three active squares in the old city of Copenhag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m from two aspects, namely, the plane and space composi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human behavior in the material space. This paper summarizes several aspects of the influence of Copenhagen city square space on human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square size, enclosure, traffic accessibility, the function and openness of the bottom interface of the buil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friendly local environment in the square, and then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future square design, so that making square design really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people's communication and life.

KEY WORDS

哥本哈根; 日常生活; 城市广场; 公共空间; 行为
Gopenhagen; daily life; urban plaza; public space; behavior

前言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大规模的城市更新建设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城市广场作为人们参与室外活动的重要场所空间在城市化进程中掀起了一股建设热潮。而近年来的城市广场规划更多的是转向一种“糟糕的方向”:尺度过大,过分讲求表面的形式美学原则,忽视了城市本来的空间格局及历史文脉,造成场所精神的缺失,最重要的是忽视了城市广场作为“城市客厅”满足人们交往、活动的本质需求^[1]。

自20世纪中叶的现代主义建筑运动以来,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越来越重视人们日常生活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更关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以及人在空间中的体验和情感:如芬兰建筑师阿尔瓦·阿尔托在其设计理念中传达出一种“以人为本”的人性化关怀,其设计的角度更偏向于对生活的一种设计;丹麦建筑师扬·盖尔将心理学的理论融入到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之中,使设计能够真实地反映和表达人的感知和需求,营造充满活力的公共生活的氛围,倡导创造新的关注人的尺度与感受的城市规划体系。

在丹麦哥本哈根市的老城区内有许多极具特色的城市广场,它们不仅能吸引人们驻足和停留,同时还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增强了老城区的城市活力,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以人为本。

本文主要通过通过对哥本哈根城市广场的实地调研和分析,从日常生活的视角出发,观察广场中

人的行为活动,归纳总结出其广场空间对人的交往活动产生影响的因素,从而将其纳入到对广场设计的考虑中。

1 日常生活视角下的相关理论建构

1.1 胡塞尔:“现象学”下的生活世界

胡塞尔认为近代欧洲的科学理性主义掩盖了现代生活世界原本的复杂性,生活在其中的人开始渐渐忽视自身所生活的世界^[2]。

1.2 列斐伏尔: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

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辩证法哲学说不仅适用于经济学范畴,更可以拓展到日常生活当中。他认为日常生活不仅可以反映在劳动生产的物质层面以及意识形态的精神层面,同时也体现在人与自然和社会环境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中,因此,对日常生活的研究应该给予极大的关注。列斐伏尔认为日常生活一定程度上为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及活动的发生创造了生长的环境,它是人们交往行为发生的来源,同时也是是一切活动的聚集地、纽带和共同的基础。列斐伏尔提出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正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来体现的,社会的本质正是依附于人的日常生活的小事当中,社会关系只有在日常生活中才会产生出来,人也是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中被真正塑造和展现出来的^[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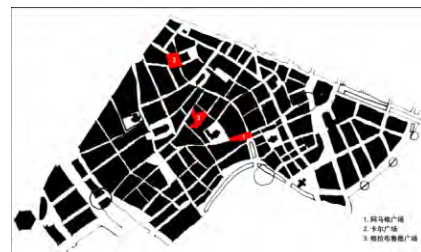


图1 哥本哈根老城区平面图(图片来源:参考扬·盖尔《交往与空间》作者自绘)

2 哥本哈根城市广场的平面及空间构成特征

城市广场通常是由围合建筑限定的公共空间,广场的平面常常被周围的建筑清晰地界定。从图1可以清楚地看出哥本哈根城市广场与周边建筑以及街道的图底关系。

本文分析的三个哥本哈根城市广场都属于无意识的空间设置,围合广场的建筑物实体并不严格对称,与规则的对称式的广场形成鲜明的对比。广场空间不存在控制全局的轴线,也没有典型的控制性建筑物,广场内部的公共设施及周边的围合建筑共同限定着城市的整体形象,显示出日常活动的多元特征^①。

2.1 阿马格广场

阿马格广场位于哥本哈根老城区的中央,城市主街斯特勒格街在阿马格广场向两侧拓宽,使其平面呈现出规则的梯形,南北两侧的建筑明显的界定着广场的长边,东南侧由于建筑缺失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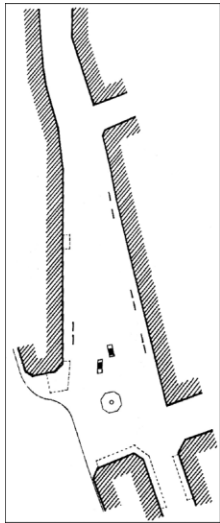


图2 阿马格广场平面图(图片来源均为扬·盖尔《交往与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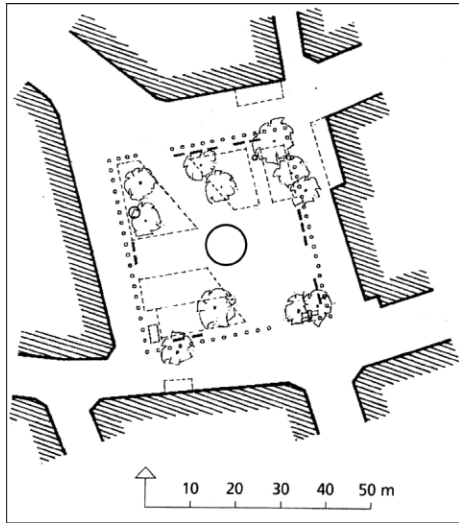


图3 卡尔广场平面图(图片来源均为扬·盖尔《交往与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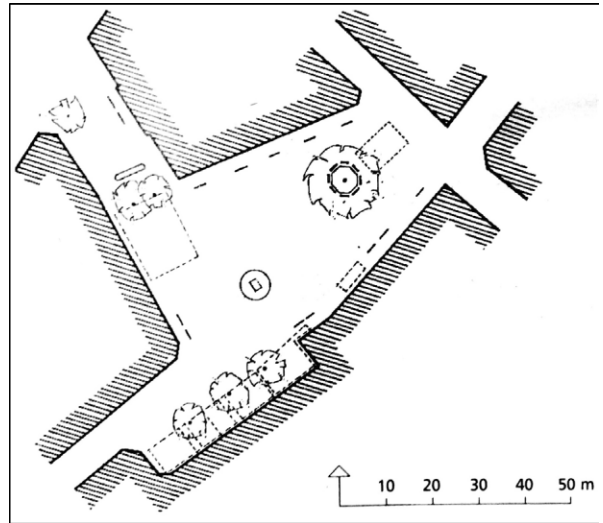


图4 格拉布鲁德广场平面图(图片来源均为扬·盖尔《交往与空间》)



图5 格拉布鲁德广场上的户外咖啡座(图片来源:王明非拍摄)

到了一种边界的模糊性效果,使整个广场空间变得更加开敞^[4](图2)。

整个广场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雕塑家伯杰·诺加德为其设计的精美图案拼贴而成的大理石铺地,它为城市的街头艺人们提供了表演的露天舞台,同时它还具备一定的舒适度,满足人们席地而坐的需求。

2.2 卡尔广场

卡尔广场的平面呈规则的正方形,但并没有明显的控制轴线,连续的建筑围界面和宜人尺度的建筑体量烘托出城市广场空间的亲切感。在广场对角线的位置哥布马格大街穿越而过,因此该广场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沿对角线穿过的熙熙攘攘的人流。整个广场的核心是位于中央的一个圆形开放式的可供人游戏的喷泉,它更像一个多元化的舞台,是停留、穿行甚至活动于四面围合建筑物内部的人的视觉焦点(图3)。

2.3 格拉布鲁德广场

格拉布鲁德广场属于“终端式”的广场,连续的建筑围合界面为城市划分出了一片清静远离繁忙喧嚣的街道的区域,因此户外的咖啡座椅占据了广场大面积的空间,深受人们的喜爱。老城区建筑多采用暖色调系,围合的建筑立面从形式、色彩和选材上都给人一种温馨亲近的感觉。广场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位于东北角的一棵梧桐树,加上新铺的卵石地面和新建的由雕塑家索仁·乔

治·詹森设计的喷泉(图4)。

3 哥本哈根城市广场物质空间中人的行为活动

人和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集中是任何事情发生的前提,但更重要的是什么样的活动得以发展。城市空间只有在有人活动的前提下才能称得上是有活力的空间。通过对哥本哈根城市广场的调研,广场中人的行为活动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

(1)步行;(2)驻足停留;(3)小坐;(4)观看、聆听和交谈;(5)街头艺人表演^[5]。

4 影响城市广场空间内人的交往活动的因素

影响广场中人的交往活动的因素主要可以归纳为广场的尺度、围合度和可达性,围合建筑底界面的功能和开放程度以及广场内亲切的局部小环境。

从以上分析案例中不难发现哥本哈根旧城区的广场多为小型的广场(卡尔广场和格拉布鲁德广场尺度接近,分别为3770m²和3510m²,阿马格广场稍大些,约为4260m²),相对于尺度巨大的城市广场而言,小尺度的广场更能贴近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给人一种亲切感;同时,人们更倾向于在围合度相对较强的空间停留,过于开敞的空间通常会给人一种不安定感,而围合建筑体型的高低错落与参差不齐、相互之间缺乏应有的呼应与协调都会破坏广场的围合感。

在广场内部,围合建筑底界面为商业和餐饮功能可以更好地为广场上活动的人群提供服务,欧洲的户外咖啡馆文化明显改变了城市广场的使用模式。咖啡馆在室外提供座位,增强了城市广场的活力,人们可以在户外享受温暖的阳光和新鲜的空气,看到周围人的活动,从而更好地参与到日常的交往活动中。同时,广场中的喷泉、座椅、雕塑等构筑物都可以在广场内创造出亲切的局部小环境。在广场中加入喷泉这一构成要素是欧洲传统城市广场常采用的手法,喷泉在古代是人们日常起居所需的水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便利。在现代,喷泉的装饰性功能远远超出了其

使用功能。同时,喷泉还促进了交往活动的发生,在喷泉附近到处可见休息、聊天的人群。广场上诸如雕塑类的构筑物为巨大的公共空间提供了具有安全感的庇护所,它的存在为人们的交往活动提供了很好的背景,促进了交往活动的发生。

结语

城市广场从广义上可以分为街道型的广场和集中式的广场,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研究城市广场公共空间内所发生的社会交往活动比广场的空间形态特点更有意义^[6]。哥本哈根旧城区的广场之所以极具特色和活力,主要的原因在于旧城区的尺度是依据于人的感受、人体的维度以及人的活动范围定制的,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来体验和参与公共活动。广场尺度、围合度、可达性、围合建筑底界面的功能和开放程度以及广场内亲切的局部小环境会对城市广场中人的行为活动产生影响,除此之外,时间这一因素对广场空间内构成要素的淘汰以及空间形态的沉淀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日常生活是空间实践的动力和最终落脚点,从日常生活的角度研究城市广场为我们真实地把握和理解城市公共空间提供了新的观点和可能性。

注释:

[1] 蔡永洁. 空间的权利与权力的空间——欧洲城市广场历史演变的社会学观察[J]. 建筑学报, 2006(06):38-42.

参考文献:

[1] 孙凤岐. 营造具有良好空间品质人性化的城市广场[J]. 建筑学报, 2003(05):31-33.
[2] 马振华. 日常生活视野下的都市空间研究[D]. 华中科技大学, 2009.
[3] 亨利·列斐伏尔. 日常生活批判[M]. 叶齐茂, 倪晓辉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06).
[4] 蔡永洁. 空间的权利与权力的空间——欧洲城市广场历史演变的社会学观察[J]. 建筑学报, 2006(06):38-42.
[5] 扬·盖尔著. 交往与空间[M]. 何人可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2.
[6] 蔡永洁. 从两种不同的空间形态——看欧洲传统城市广场的社会学含义[J]. 时代建筑, 2002(04):38-41.